

陳序經 著

蛋民的研究

商務印書館發行



陳序經 著

文史叢書

登

民

的

研

究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初版

◆(31722.3)

文史叢書
平民的研究一冊

定價國幣叁元陸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者 陳序經

發行人 朱經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目錄

第一章	暹民的起源	一
第二章	暹民在地理上的分佈	四五
第三章	暹民的人口	五七
第四章	暹民與政府	九二
第五章	暹民的職業	一一〇
第六章	暹民的教育	一三二
第七章	暹民的家庭與婚姻	一四六
第八章	暹民的宗教與迷信	一五九
第九章	暹民的生活	一七〇
第十章	暹民的歌謠	一八七

蛋民的研究

第一章 蛋民的起源

一

關於蛋民起源的傳說或學說，據我們現在所知道的，約有三十餘種。爲着研究上的便利起見，我們可以把這三十餘種傳說或學說，概括爲下列六類：

- 一、是從蛋民的體格或蛋民所有艇舶的形狀說明其來源的；
- 二、是從蛋民的蛋字解釋其來源的；
- 三、是以爲蛋民乃由某種動物而來的；
- 四、是以爲蛋民乃來自某一地方的；
- 五、是以爲蛋民乃始於某一時代的；
- 六、是以爲蛋民乃始於某種民族的別名或其支流的。

我們願意承認這個分類，並非一個精密的分類，因爲有些關於蛋民起源的傳說或學說，是

同時屬於上面所舉出的二類或三類者。比方，有一個傳說或學說以爲蛋民乃起源自某一時代的某一地方的某種民族。而且所謂時代地方與民族都有了密切的關係。我們若以這個學說或傳說的三種要素——時代、地方、與民族——分開爲三種類別，以說明其來源，自然會失去了這種傳說或學說的整個意義。因此之故，我們以蛋民起源的傳說或學說概括爲六類，不外是將某種傳說或學說之注重於某一方面者，而列入某種類別。比方某種傳說或學說，對於蛋民的起源雖不限於時代方面，然其主要點是偏於時代方面的，故列入時代類。總之，分類固是爲着研究學問與解釋現象上的方便，然我們也不能爲着分類而失卻某種傳說或學說的整個意義。

二

專從蛋民的體格方面說明蛋民來源的人們，以爲蛋民而特別是蛋婦臀部圓大像蛋，故曰蛋民。這種說法，本來是過於簡單而且含着一種蔑視與譏笑的態度，很難置信。

原來蛋民世居艇船，艇船裏的地方狹小，起立行走的機會很少，他們一切的日常工作，甚難有時搖艇，皆坐而爲之。而脚的運動甚少，移動多用臀部，也許經時既久，臀部較爲發育。緣若因此而譚爲像蛋，故曰蛋民，則陸居之人之有同此體態者，也可以叫做蛋民了，這豈不是滑稽之至。何況蛋民之中，也非人人具有這種體態，所以持此理由以說明蛋民的起源，除了像上面所說是含着蔑視與譏笑的態度外，實沒有什麼研究的價值。事實上，要是這樣傳說是對

的，那末我們也用不着把它來研究了。

從疍民的艇舶的形狀而說明其來源的人們，以爲疍艇像蛋之半剖形，上蓋以篷，又像其他之一半，故曰疍艇。因爲艇形如蛋，故艇家也叫蛋家。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十八舟語蛋家艇條云：

諸蛋以艇爲家，是曰蛋家。

雖不明言其艇如蛋，是曰蛋家，然語氣頗近此說。清乾隆年間，沈復著浮生六記裏說（卷四）……出靖海門，下小艇如剖分之半蛋而加篷焉。

他也許相信艇形如蛋，所以叫做疍艇。英人鄧寧氏（C. T. Downing）在其所著番鬼在中國一書裏（*The Fan-Qui in China*, 1833）也有這種意見。（參看 Vol. I. P. 27）。此外，如英國秉欽（J. F. Bingham）所著遠征中國記（*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 1842）也持此說（參看 Vol. II. P. 270）。

以艇人的艇舶的形狀像蛋，而叫艇人爲疍民的傳說，照我們的意見，只是說明疍民之所以叫做疍民的由來，並沒有說明疍民本身的起源。照這個傳說看來，（一）疍民於未用如蛋的艇之前并非叫做疍民。（二）艇民之艇不像蛋者也非疍民。可是事實上，據可靠的史書記載，唐以前的疍民，不但沒有像蛋的艇，而且並非水居。同時，照我現在所知的疍艇種類繁多，並非通通像蛋。於是可見以疍艇像蛋而說明疍民起源的傳說，不能置信。

三

從蛋字的解釋以說明蛋民的來源的有好幾種。現在略述於后：

第一種說法是以蛋家乃艇家之轉音。許子一先生在貢獻旬刊第四卷第六期發表一篇短篇文章，名曰蛋家考（五十頁）力主此說，今把他的幾段話抄錄於下：

考蛋家亦稱艇家。艇者，亦爲說文新附字之一，小舟也，從舟，艇聲。徐鉉音徒鼎切，讀如 Ting。今粵讀爲 Tang，蓋古音之遺也。是猶艇之音爲 Tang，青之音爲 Chang 也。至如廣東香山縣土音，沙廷，地廷之廷，皆讀爲 Tang，是亦古之遺音也。詩衛風碩人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以倩韻盼（Pan），是知倩之古音必爲 Chan 也。今人謂好爲蓋（Chan）蓋卽此字之譌。然而倩從青聲，是從青聲（Chang）之倩，轉爲蓋（Chan）也，此因 Chang 失其文意（Final）g 耳。猶是從廷聲（Tang）之艇，轉爲蛋矣。故蛋實爲艇之轉音，而蛋家則爲艇家之譌。蛋之入聲則爲帶，帶者舟之古音也。故詩大雅公劉「何以舟之」傳云：「舟，帶也。」是舟乃蛋之轉音，然蛋乃艇之轉音，是舟卽艇也。「無怪說文無艇字矣。總之，艇家蛋家，皆爲舟家之譌，而舟乃蛋之轉，蛋乃艇之轉也。

羅香林先生在國立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月刊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發表唐代蛋族考上篇一

文對於許先生以𦨭乃艇之轉音，曾作下面的批評：

許君似於古音訓釋仍有未達，姑無論上例音釋是否合理，然即就𦨭族史實言之，亦已足證𦨭爲艇譌一說，不足依據。按𦨭族原亦陸居，移棲水面，意乃五代後事，唐人著作無𦨭人浮生江海之記錄也。艇家一詞，乃彼族一部分人移棲水面後所被稱者，未得以水居後起名詞，逆繩曩昔陸居原名也。即謂艇𦨭有音轉關係，然此亦只能謂艇家一詞，原自𦨭家一詞所演出，必不能謂𦨭家反爲艇家之譌。」

我們認爲羅先生以唐以前無𦨭人浮生江海而乃陸居的史實以批評許先生的𦨭家爲艇家之譌的意見，很爲合理。可是羅先生以爲艇家一詞，乃彼族（𦨭族）一部分人移水面後所被稱者，故艇家一詞，原自𦨭家所演出，也有商榷之處。羅先生的理論，艇家乃𦨭家的一部分，而且𦨭家又先於艇家。考說文雖只有𦨭字而無艇字，然這裏只能證明𦨭字是先於艇字，並非一定證明水居的𦨭字是先於艇。且照事實來說，艇之存在，應當先於𦨭之水居，蓋𦨭之水居，必賴於艇，始較近理。至謂艇家乃𦨭家的一部分，恐怕也非事實。考廣州所謂艇如艇仔，並無一定是指着𦨭艇，蓋𦨭艇以外，還有別種艇也。又照瓊廈門潮州音艇仔（小艇也）的仔，是從𦨭音，艇家的家也從𦨭音，故艇仔與艇家有同音關係。然在瓊州一般人所謂艇仔或艇家之於𦨭家，沒有關係。可知水居𦨭家固是艇家，而艇家卻未必是𦨭家。

第二種解釋，以爲𦨭字本作但，吳下方言考引淮南子卷十七說林訓：「使但吹竽，使氏厭

竅，雖中節而不可聽，無其君形者也。」謂蛋戶與蟹戶同本作但，後世改作蟹，柳柳州乃作蛋。辭源蟹戶條亦云：「蟹戶亦作蛋戶，本作但，南蠻之一種。淮南子使但吹竽，使氏厭竅是也。」吳高粹先生在社會學界第四卷有一篇福州蛋民調查的文章，也說此處（淮南子）的但和蛋無異。（頁一四二）辭源與吳先生不過是述吳下方言考的意見。此外羅香林先生唐代蛋族考上篇（頁二十六）曾有同樣的意見，他的理論，可於下面一段話裏見之：

吾考呂氏春秋十四，孝行覽遇合篇載，越王不善五聲故事。謂凡能聽音者，必達於五聲，人之能知五聲者寡，所善惡得不苟。客有以吹簫見越王者，羽角宮徵不謬，越王不善爲野音，而反善之，說之，道亦有如此者也。按簫爲簫類，樂器古制比竹爲簫，大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越王不善聞簫以不習吹也。此與不知吹之但微有關涉，蓋余最近考證，蛋族原卽越族遺裔。越王不習聞簫，似當時越族風氣使然，但不善竽，意亦不習吹也。但越不習吹，如此暗似謂但爲蛋之別屬，殊可能也。

羅先生不相信王念孫在讀書雜誌謂但爲但誤之說，而同意於吳下方言考。但是羅先生上面所解釋蛋與但的關係，太過勉強。高誘以但乃古時不知吹之人，並不一定證明但乃越族。考但說文訓爲拙，廣雅釋詁訓爲鈍，鈍拙之人，不知吹，較爲近理。故王念孫之說，固未可盡非。又據晉書樂志有所謂但歌四曲，出自漢世，無絃管作使最先唱，一人唱三人和，魏武尤好之。自晉以來，乃不復傳。然而但歌之別於蛋歌，極爲顯明。此外尚有但姓者，宋之但忠，明之但

憊，然但爲特別的種族，而和厝有關係，均未見於史書。說文但厝二字均有，可知但厝未必相同，就使厝本作但而言之成理，我們對於厝族的起源還是沒有明確的認識；反之卻使我們對於研究這個問題別生枝節，因爲但爲種族之說，尙未成立故也。

第三種解釋以爲厝與但同音，故謂厝就是但。劉錫蕃先生著嶺表紀蠻，頗主此說。他說：今吾桂三江及黔南一帶尙有所謂但族者，但與厝同音，是必在陸爲但在水爲厝；最先原爲一族，其後逃竄分離，因而發生字異耳。（頁二五）

關係但族之見於著作者很少，嘉慶廣西通志列傳二十四諸蠻二（卷二百七十九）有一段很短的記載：

但人居山谷，種山禾，日暮始春，無隔宿之炊，單衣不利於寒，長袴不利於走，較諸蠻最爲愚弱，懷遠縣有此種。

但人居山谷，與其說和厝人有關係，不如說是和僚僮諸族有關係。且但之歷史，據我們所知者，似不若厝之久遠。常璩華陽國志已有關於厝的記錄，又厝在唐以前多居陸。劉先生所謂在陸爲但，在水爲厝之說，更難成立。若謂但與厝同音，故有密切之關係，則與其說厝乃但之轉音，不如說但乃厝之轉音，較爲近理。然這種說法，只能說明但之來源，並非厝之來源。

第四種解釋以爲厝或卽賣之俗字。鈕樹玉說文新附考證卷六，厝字條云：

厝疑賣之俗字，玉篇但有𧈧，以然切，訓蚰蜒，（本方言及釋名郭注）蓋延之俗字。（漢

書司馬相如傳宛蜒，揚雄傳作宛延。廣韻上聲二十三旱，𩇛南方夷，徒旱切。按隋書地理志長沙郡雜有夷蜒名莫徭，據吳志黃龍二年，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云云。竊疑𩇛名或本此，故隋志稱夷𩇛也。

這種解釋，太過勉強，鈕氏自己也不過疑𩇛乃𩇛之俗字而未敢確言。其實𩇛字與𩇛字的關係尚未確定，何況從𩇛字與𩇛字而再推到𩇛族與亶洲的關係。至於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之說，似乎近於荒誕，不可輕信。羅香林先生在唐代𩇛族考上篇，以爲亶洲即今臺灣琉球地，其人即所謂東鯤人，而與𩇛人不無相當關係。他說：

夫東鯤臺俗，與太𩇛皆舌頭音，字雖不同，而皆一聲之轉。鈕氏疑𩇛爲𩇛，誠所謂讀書得間者也。臺灣與閩僅隔一衣帶水，與會稽亦相近，閩越盛時，其人乘風浮海，往來移殖，自以爲意想中事。故連氏開闢記亦云或曰楚滅越，越之子孫遷於閩，流落海上，或居澎湖。越族遺裔已多稱𩇛，則臺灣越裔之稱鯤人，假稱居地曰亶洲，曰臺灣，亦意中事也。

這種解釋，比之鈕氏的解釋，未必較好，而且羅先生所謂自爲意中事等詞句，正像鈕氏所謂疑爲𩇛之俗字的疑字沒有什麼分別。故我們對於這種主張，用不着多事批評。

第五種解釋是福建𩇛戶俗稱科題。（或曰曲蹄）科題的意義，羅香林先生在上面所舉那篇文裏，曾有下面一段話：

按科題或曲蹄，方音同讀題，蹄廣韻見卷一十二齊杜奚切，舌頭音也。古音脂微齊與灰皆同部，今日齊部屬字，古音每收音²，於是題蹄二字則讀如²，此與安南緬甸擲人之自稱爲 Tai，及古臺灣土著之稱鯤人正相符合，以知曲蹄之蹄，與科題之題，其實皆厝字音轉也。

福建厝戶俗稱科題，或稱曲蹄，又稱裸蹄。吳高梓先生在福建厝民調查一文裏說：

科題二字，本身毫無意義，不過普通福州人都稱厝民爲科題，所以只要是福州人，一聽到科題二字，沒有不知道這是指福州的厝民而言。據我個人的觀察看來，科題二字或是裸蹄二字的轉音，裸蹄與科題字音頗相近，或者科題就是裸蹄的轉音，也說不定。福州厝民無論男女，全是裸蹄露腳的，裸蹄的名稱，亦許就由這緣故產生出來。

關於曲蹄的解釋吳先生說：

曲蹄二字，按閩音與科題郭倪（按福建厝戶亦曰郭倪）都很相近，科題二字也可以說是曲蹄的轉音，這是因爲正興以前已經說過的科題二字沒有意義的。福州的厝民，所以也稱做曲蹄的緣故，大概因爲厝民所居住的地方，不過是小舟，他們的工作和睡臥的地方，都是在舟上，他們的空間是非常狹小的，所以他們的行動，飲食臥起等多須屈膝。他們在舟上的行動，多半是不自由的，雖然他們自己——因爲習慣和環境使然——並不覺得不自由。換一句話來說，他們在舟上動作時，他們的身體無形中要受空間的裁制，

曲蹄駝背，乃是蜃民所常有的現象，這個或者就是曲蹄名稱的緣起。

我們以爲吳先生的解釋，也許未必盡然；然比之羅先生的解釋，較爲清楚，較爲切實。原來蜃民之裸蹄曲蹄乃蜃民的一種普通現象，不僅福州爲然，典籍中之載蜃民跣足者，也並不少。然而這種解釋，只是說明蜃民之所以叫做科題的原因，並沒有給我們以蜃民的起源的暗示。

羅先生還舉出浙江的惰民，列子卷下，湯問第五裏所說的楚南炎人，以及山海經第六海外南經所說的載國之於蜃民有了關係。這種關係，似不外是像羅先生所說的，乃意中事一樣。我們可以不必多事討論，就使他們之於蜃民有了像羅先生所說的關係，我們對於蜃民起源的問題，還未得到相當的認識。

第六種解釋是以爲蜃字是鯢字的轉音，周覺校本章氏新方言的補篇裏說：

粵語呼卵曰旦，此不識其本字，乃有臆造蜃字以當之者。不知卵字古讀如關如管，其古文關作卵，五經文字及九經字樣，所引說文可證。禮記內則卵醬，鄭讀爲鯢，鯢、魚子也，鯢卵聲同。……今人遂無有知卵之字本卵，其音讀如關如管如鯢者矣。段氏說文解字辯之甚精，觀此之今語之旦，即卵之轉音矣，又可悟今人呼水居之民曰蜃民者，蓋即卵民，亦即鯢民，因其水居，故以此賤名名之。

這當然是含有蔑視的態度，我們知道蜃民二字是陸上人所稱者，蜃民自己不但少用這個名

稱，而且很不願意聽聞人家叫他們做蜃民，正像蠻夷番鬼一般名詞，是我們給予別人的。事實上他們自己不但不會叫做蠻夷番鬼，而且當我們做蠻夷番鬼。蜃人從來被人鄙視，故以蜃的賤名名之，也並非絕對沒有可能。但是我們已經說過，蜃之見於史書的，爲時甚久，唐前的蜃民的記錄。既並不言及蜃乃水居，則周氏所謂因蜃民之水居，故以小魚的蜃的名稱來加諸蜃民，是不合歷史事實的了。

第七種解釋，是以爲蛇龍蜃諸字乃同一音，所以蜃字也許就是蛇龍之轉音。劉大白先生爲鐘敬文先生做蜃歌序的附記中有云：（看白屋說詩頁二九〇）

蛇本作它，古音作佗，是D發音，龍從童聲，古音也是D發音。蛇龍和蜃都是一音之轉，所以蜃人也許本來叫做蛇人或龍人，後來音轉爲蜃才相沿稱爲蜃人。

劉先生在這段話裏不過說明蜃音是由蛇龍轉變而來，究竟蜃音是由蛇龍轉變而來，還是蛇龍音是由蜃轉變而來，還是一個問題；就算蜃是蛇龍的轉音，我們從劉先生的解釋，也不過是知道這個蜃字的來源，而非蜃民的來源。因爲所謂蜃民本來是叫做蛇人、龍人，還是神話；這一點我們當於下面再討論。不但這樣，蜃人不僅是叫做蛇人、龍人，而且有人叫他們做鯨鮪族；鯨鮪族的；若專從音韻方面來考證，那麼一般人以爲鯨鮪族與蜃民的關係，又怎麼樣解釋呢？

注重蜃字的解釋，以說明蜃民的起源的，也許還有好多，這裏所提出討論的，不過略舉其

要者。我們以爲從這一點來考證蛋民的來源，雖非沒有價值，可是專從這一點來着想，也許有時會有太過穿鑿附會之嫌，要是同聲即稱同類，恐怕也許生出指鹿爲馬的弊病。我們在上面所舉出的例子，好像都免不了這個弊病。我們的意見是：要想知道蛋民的來源，特別要從歷史上的記錄蛋民的文化與體質方面多做些工夫。此外加以音韻或其他的工具，才能得到相當的認識。

四

我們現在可以把一般以爲蛋民乃由某種動物而來的傳說，略爲敘述。
第一種傳說以爲蛋民是龍種。南海鄭露著赤雅上編人一節裏有云：

蛋人神宮畫蛇以祭，自云龍種，浮家泛宅，或住水滸，或住水瀾，捕魚而食，不事耕種，不與土人通婚，能辨水色，知龍所在，自稱龍神，藉稱龍戶，莫登庸其產也。

照這段話看起來，蛋民出自龍種的傳說，乃蛋民自承認的。其不出自蛋民自云而以爲他們是龍戶者，如圖書集成廣州雜錄（卷一千三百十四）亦言及之：

蛋戶以舟楫爲宅，捕魚爲業，或編蓬瀕水爲居，又曰龍戶。

吳震方著嶺南雜記卻不肯定的說蛋人是龍戶，且看他說：

蛋戶其種未詳何出，或云即龍戶，以船爲家，以漁爲業，見水色則知有龍。

錄：

此外顧寧人天下郡國利病書廣東八，圖書集成廣州府風俗志俗考說蠻類均有下面一段記

蜃辨水色則知有龍，故曰龍戶。

這是明顯的指出因為他們能辨水色，而知有龍，所以叫做龍戶。對於這一點，說得最清楚的是田汝成和屈大均。田氏在其炎徼紀聞裏說：

蜃人或編篷水滸，謂之水蜃；以釣魚爲業，辨水色性，以知龍居，故又曰龍人。

屈大均廣東新語蜃家艇條云：

（蜃）昔時稱爲龍戶者，以其入水，輒繡面文身，以象蛟龍之子，行水中三四十里不遭物害。

於是可知蜃人之所以稱爲龍人或龍戶，未必就證明他們是出自龍種，而是因為他們是像龍子知龍居而已。鄭露以爲他們自稱龍種，也許未必盡然。

第二種傳說以爲蜃民來自蛇種。顧寧人天下郡國利病書廣東八述潮州志云：

潮州蜃人有姓麥、濮、吳、蘇，自古以南蠻爲蛇種，觀其蜃家神宮蛇像可見。

圖書集成潮州府雜錄之五，（卷一千三百四十二）曾有同樣的記述。李調元粵風蜃歌題後註解也說：

蜃有三種，蠓蜃，木蜃，魚蜃。寓潯江者乃魚蜃，未詳所始；或曰蛇種，故祀蛇於神宮